



80年前,英勇无畏的渤海区军民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团结一心、浴血奋战,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战绩,谱写了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在这片光荣的土地上孕育形成了“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精神”。

新时代下,传承和弘扬这一优良传统,重温渤海区光辉的革命斗争历程,缅怀渤海区党政军民的丰功伟绩,对激励全市上下加快推进品质滨州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最美丽篇章具有重要意义。本报特开设《渤海老区印记》栏目,进一步深入挖掘新时代背景下渤海革命传统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汲取信仰力量,更好助力新时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 “边区慈母”马振华

在1935年的津南各县,一提起串书馆的“李先生”,贫苦农民和进步师生人人皆知。“李先生”就是中共津南地委书记、八路军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被誉为“边区慈母”的马振华。

1905年,马振华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旧县镇后韩沙洲村的一个佃户家庭,父亲双目失明,家境贫寒,12岁才上学。21岁时,马振华在本村办起了农民学校,专门招收穷人家的孩子。2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白天办学教书,晚上开设拳房,练习武艺,组织乡亲同地主展开斗争,抗缴粮租,反税抗税,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爱戴。在韩家集上,他曾打得硝磺局的税警抱头鼠窜;在县城,他曾组织200多名初小

教员组成“教员联合会”游行示威。

自1934年起,马振华任中共津南特委特派员。他有时扮作串书馆的“李先生”,有时扮作挑担的货郎,有时扮作打短工的农民,走街串巷,先后组织起读书会、互助会、老人会、儿童团等,并在农村、学校建立起一个个党支部。七七事变后,他与多位爱国志士一道创建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冀鲁边抗日救国军,率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0年9月的一天,马振华在宁津县东部的一个村庄开展工作、征集军粮。时近正午,他的妻子为了填饱肚子带着年仅7岁的女儿讨饭也来到这个村子。一家人意外相逢,喜出望外,她们已经饿了一上午了,原

想着能在这里吃一顿饱饭。可马振华只是抱起女儿亲了亲,摸着女儿的头说:“快和你娘要饭去吧,过了饭时儿,就要不成了。”妻子含着泪拉着女儿默默转身离开,走出不远,女儿突然回过头喊道:“爹,我要着好吃的,给您留着……”

在一次掩护撤退的战斗中,16岁的小司号员被炮弹炸伤小腿,马振华背起他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终于跑进密林里才把敌人甩开。司号员伤口流血不止,时值严冬,寒风刺骨,马振华把外套脱下来披在伤员身上,而他却披着单衣、咬着牙关,冻得瑟瑟发抖。第二天敌人撤走,马振华背着司号员辗转找到部队。当战士们围过来,他终于支撑不

住,晕倒在地上,额头滚烫。原来,他背着伤员足足跑了20里,途中一直发着高烧……

1940年9月12日,马振华在宁津县柴胡店区薛庄检查工作,因汉奸告密,被日伪军400余人包围,他为了掩护同志们突围,与11名干部战士在与敌人的搏斗中壮烈牺牲。

马振华牺牲的噩耗传到家里,几个孩子都哭出了声,当娘的急忙捂住孩子们的嘴,说:“别让你爷爷听见。你爷爷岁数大了,经不住折腾,一会儿咱娘几个到村外枣林里哭个够……”

马振华的灵柩从宁津沿高津河岸运往河北盐山途中,闻讯而来的上万名百姓涌上河堤,长跪不起,用最隆重的礼节为这位“边区慈母”送了最后一程。(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化故事》)

## 革命老妈妈常大娘



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常大娘之家

在常大娘眼里,八路军战士就是自己的孩子。八路军的队伍一到她家,常大娘就主动为他们烧水、做饭,曾一天做过17顿饭。渐渐地,凡是来常大娘家的八路军战士,都亲切地叫她一声“娘”。

常大娘,本名刘相会,德州乐陵人,1891年生于乐陵市三间堂乡刘玉亭村,因家境贫寒,9岁到大常村做了童养媳,全家靠种菜卖菜度日。

1938年秋天,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进入冀鲁边区,开辟了以乐陵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从这一年开始,47岁的常大娘便带领全家人积极照顾伤员、掩护八路军战士。常大娘有好几个儿女参加了青救会等抗日爱国组织,她的二儿子常树芬化名丁文魁,小女儿化名丁秀文展开了地下斗争。常树芬带领民兵配合八路军挖壕沟,扒日军的公路铁路。日军白天填,他们夜里挖,三年没睡过一回热炕。

一天拂晓,腿部受伤的靖远县独立营副营长张子斌刚被送到常大娘家,在东墙外放哨的丁秀文就发出了伪军进村的信号。常大娘不由分说就把张副营长摁到炕上,顺手拉过一条被子,连头带脸把他蒙了个严实。伪军闯进来后,她谎称是自己的孩子发高烧捂汗,骗过了追查。在常大娘的精心照顾下,十多天后张副营长伤愈归队。

张副营长走后,靖远县八区的组织干事袁宝贵又被送到了常大娘家。袁干事身上长满

了疥疮,手烂得拿不住筷子,腿烂得不能走路。常大娘每天给他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夜里,袁干事浑身痒痒难忍,大娘便烧好水,慢慢地给他擦洗。听说用硫磺熏能治疥疮,大娘就找来硫磺,放在盆内燃着熏烟。半个多月后,袁干事痊愈康复。临别前,他含着热泪说:“大娘,您就是我的亲娘!”

渐渐地,凡是来常大娘家养伤、开会、住宿的八路军干部、战士,都亲切地叫她一声“娘”。

1942年,上级决定在常大娘家挖掘地道。为防止被发现,常大娘一家人只能在晚上行动。常大娘带着二儿子和女儿挖地道,老伴儿常大爷在上边倒土,小儿子在村里放哨。为了不引起怀疑,常大娘一家把挖出来的土一部分填了沟,

一部分运到村头湾边,再用稀泥封起来,泥成粪堆的样子。地道挖成后,常大娘家成了冀鲁边一地委和靖远县委的机关驻地。过来开会、养伤的人越来越多,最多时常大娘家 and 村子里一天住了120多人,常大娘一天做了17顿饭。

当地有个臭名昭著的汉奸,外号“贾钱儿”,隐约知道常大娘和八路有往来。常大爷是个聋哑人,问不出什么,他们就拿常大娘出气,用枪托打她,把她的头往墙上撞。每次,常大娘都咬紧牙关,从不透露半个字。

“这些年没在俺家搜出一个同志。”这是常大娘最为自豪的一件事。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秋,中共渤海区第一地委奖给常大娘一面锦旗,常大娘的革命事迹也传到了延安,

毛主席听说后,称赞她“大爱为国革命母亲”。

1972年,81岁高龄的常大娘病重,县领导来看她,问她有什么要求。常大娘郑重地提出:“唯一的要求就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听了这话,大家很是惊讶,一个为党的革命事业操劳了一辈子的老妈妈,居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不久,组织派人通知她已被批准为正式党员时,躺在病床上的常大娘,让儿女取来一个红布包,里面包着满满的零钱,还有些布票、粮票。老人家用干瘪颤抖的双手递给县上的同志,说:“这是我交的第一次党费……”

1974年,常大娘去世,享年83岁。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化故事》)